

“如果有第二次生命还会选外交”

“外交儒将”吴建民因车祸逝世, 曾为齐鲁大讲坛做开坛讲座

18日凌晨,原中国驻法大使、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离世,享年77岁。

“偶然走上外交路,半个世纪甘与苦。回首往事感慨多,见证历史知是福。”被称为“外交儒将”的吴建民用这几句顺口溜概括自己的大半生。他曾给毛泽东当翻译,曾见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,也曾因为工作出色获得法国总统亲自授勋。2010年8月1日,吴建民来到济南,为齐鲁大讲坛做开坛讲座,他还做客齐鲁晚报,担任晚报专家顾问委员会特邀顾问。

► 2010年8月2日,吴建民做客齐鲁晚报并与采编人员交流。
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



本报记者 王建伟 整理

曾经的梦想 是做个好翻译

吴建民1939年出生于重庆。1955年,年仅16岁的他心一想报考北大物理系,但在老师的再三劝说下,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考试,没想到误打误撞竟然获得通过,就此进入了这个之后他奋斗了50余年的外交岗位。

他曾回忆道:“大学毕业后上研究生班,刚上了一年半,他突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,被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当一线翻译。”两个部门抢着要他时,陈毅的一纸调令,让吴建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,一干就是6年,担任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、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语译员。

当时,吴建民的梦想是做个好翻译。

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,吴建民成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,任代表团三秘、二秘。其后他在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三年,又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,据描述,当时的吴建民“一年要写300多篇东西,很辛苦但很充实”。

1979年到1984年,吴建民回国,先在干校劳动,之后在外交学会欧洲处任职,这段时期,被吴建民形容为“人生的低谷”,他曾回忆“那时候我40-45岁,是精力正好的时候。但是,这时期我却并没有做很多事情,在外交学会一年只用接待几个代表团。”

法国前总统 为他亲授勋章

1989年,吴建民被派往中国驻比利时使馆,任驻欧共体使团任政务参赞、首席馆员。当时,正值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。“这里面有很多曲折,比如说想见很多人就是见不着。”有一次,他请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,自己在饭店等了半天,对方只打一个电话,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。就这样吴建民屡屡被“放鸽子”。

为了改变状况,吴建民去社区用法语讲中国文化,反响很好。到他离开比利时时,中国外交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。

后来,吴建民先后就任中国驻荷兰大使、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、大使。当他就任中国驻法大使时,已经59岁了,他说:“我不是来养老的。”

在此之前,中法关系一度因为法国对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等问题陷入低谷,吴建民在担任大使的5年中,力推当时两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彼此家乡,更开创出“中法文化年”,这一创举此后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新模式。

吴建民对外交事业感情深厚,他曾经公开表示:“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,我还会选择外交。”2003年他离任驻法国大使,希拉克会见吴建民夫妇,并亲自向吴建民颁授“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”,表彰他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所作的贡献。其级别仅次于法国授予外国元首的大十字勋章,是全法最高表彰奖之一。

欣然担任 齐鲁晚报特邀顾问

从2003年7月开始,吴建民卸任中国驻法大使,回国担任外交学院院长,64岁的吴建民跟领导说:“这个年岁改行是不是晚了点?而且也不好干啊。”领导说,“不好干才让你去”。

在这里,吴建民工作有了很大变化,他大力推进外交学院对外开放交流,包括让师生赴外交流,邀请国外知名人士进校园讲座、对话等。在2006年到2008年,外交学院联合其他三所院校,举办了三届“中国梦与和谐世界”研讨会。

而在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一职后,吴建民依旧到各地讲学,活跃在公共外交的舞台。

由于对和平理念的反复强调,吴建民被一些人称为“鸽派”,常常公开演讲的他,也会听到一些激进的听众发表的“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”的嘲讽言论,对此,他并不在意。

2010年8月1日,吴建民来到济南,参加“齐鲁大讲坛”首场讲座,做了《世界的变化与世博会》专题报告。“世界是变化的,大家都在观看这个世界,我从1959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外交部录用,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观察这个世界。”吴建民近两个小时的讲座全场爆满。

第二天,吴建民和妻子施燕华做客齐鲁晚报,不仅与采编人员热情交流,还欣然担任晚报专家顾问委员会特邀顾问。

本文部分内容综合自中新社、新京报、澎湃新闻等

齐鲁晚报记者追忆吴建民: 直面鹰派鸽派问题 称要理性对待外交争端

由于工作关系,几年前我曾经与吴大使有过几次接触,虽无深交,但其温和儒雅的气度、睿智理性的情怀,至今仍然记忆犹新。不想如今他因车祸驾鹤西去,不由得叹惋痛惜。

时间很紧张,为专访挤出一小时

第一次见到吴建民大使是2010年7月28日,如今已过去六年了。当时,山东省委宣传部、省社科联联合齐鲁晚报打造高端讲坛“齐鲁大讲坛”,开坛的首讲嘉宾最终选定了吴大使。

吴大使欣然应允。开坛时间定于当年8月1日,按照报道安排,要提前进行开坛预热。于是,我们联系吴大使秘书,想提前安排一次专访。当时,他虽然已卸任外交学院院长,但尚担任国际展览局荣誉主席,并且忙于各种社会和外交事务,时间安排相当紧张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答应拿出一个小时的专访时间。

当时入职刚刚三年的我,要去专访吴大使,心情激动振奋。但在梳理他的书籍、观点和材料过程中,我惊讶地发现对于吴大使的评价毁誉参半,有人赞美他是正直理性的真正外交家,也有人毁谤他是温和无为的鸽派。

准备采访提纲时,我把这些质疑都列了进去,年轻气盛的我想知道他如何应对这些骂名,但也生怕当面追问会让他难堪。

外交不分派别,不是看谁声音大

7月28日,我和当时省社科联科普部调研员杨宗杰一同去北京见了吴大使。专访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,吴大使穿着白色衬衣黑色西裤,儒雅潇洒。他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寒暄,然后直截了当地说,姑娘,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,我知无不言。

这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,整个采访过程顺畅而愉快。吴大使事先没有任何准备,但他面对我问的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付自如,思路清晰且敏锐,很多案例随手拈来,风趣幽默。

在问到我认为最犀利的鸽派和汉奸一说时,他微微一笑,说这个问题我之前说过,我不属于哪一派别,如果有派别的话,那就是维护中国利益的一派。一个人在外交上的风格,跟他的成长和见识有关,同时也跟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有关。拍桌子骂人谁都会,关键是理要讲得清,不是谁的声音响就听谁的。

回答完毕,他沉思一下又说,每个时代的外交观点都存在交锋和争论,这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理性对待外交争端,讲道理才是最重要的,搞人身攻击是不对的。他当时脸上呈现出的忧思倏忽而过,但我看到了他的凝重和担忧。

退休之后,没有时间过理想生活

由于谈得深入,原定一个小时的专访时间延长了四十分钟。离开前,我们表示歉意,他呵呵一笑说,没关系,也难怪跟年轻人交流一下想法。然后他又表扬了我一下,看来你做的准备工作不错,引发了很多的想法,也要谢谢你。

8月1日开坛前半小时,记者再次见到吴大使,他说记者提问的问题很深刻。这种对于一名当时并不资深的记者来说,是莫大的鼓舞。

记得曾经问过吴大使退休之后的理想生活,他苦笑一下说,退休之后反而更忙了,哪有时间去过理想生活?

他没有透露他理想生活是什么,或许忙碌于中国外交和文化事业直至终生就是他的理想生活吧。

愿吴大使一路走好!

本报记者 郭静

■ 车祸细节

飞机晚点2小时,在隧道口出事

本报讯 记者从武汉大学新闻中心获悉,18日凌晨3时许,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一行2人乘坐MU2454航班从北京飞抵武汉,该航班比预定时间晚点约2小时抵达武汉天河机场,吴建民计划于18日上午给武汉大学承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养班学员授课。

吴建民一行与3名接机人

员共5人乘车赴住地。4时许,车辆行至武汉梨园隧道出口处发生交通事故,造成2人死亡,3人受伤。吴建民、该校信息管理学院教师朱晓驰不幸罹难。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,暂无生命危险。据了解,吴建民按计划就将“外交关系”等内容授课。

据悉,吴建民6月19日还计划以主编之一的身份参加《中国民间外交报告2016》的首发活动,

并发表个人讲话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表示:“去年我曾有幸受共识网委托,随同吴大使一起担任国内首部《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》一书主编,深切感受到吴大使做人做事的许多优秀品格。原定近日召开吴大使领衔主编的这部发展报告新书发布会,现在不得不改为吴先生追思会,令人唏嘘无限!”
据新华社等